

18

假记者在 LX



作者 辰光

有记者在调查矿难的消息辗转传到崔德贵这里时,已是凌晨。接完电话后,他围着被子坐在床上,一边抽烟一边想办法。

万丽娟刚才就趴在崔德贵的手机旁边听着,她希望听到崔德贵老婆和他肉麻的对话,然后好以此为借口闹一场,并离开这个她已陪伴了一个多星期的男人。但是,不巧的是,她也听到了崔德贵弟弟的报信:“两个记者,一个本地口音,一个外地口音,在山上转了一天。山脚下住的赵二宝上咱们矿上拣煤烧,两个记者还问他认不认识死者,估计是真记者,不是冒牌的。”

曾有媒体对 LX 省的假冒记者横行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:早上假记者在路边蹲着卖菜,中午听说有矿难发生,下午换身衣服就拎着包去“采访”了。

LX 省新闻出版局做过一次详尽的调查,发现 LX 省是全国仅次于北京的媒体发达地区。很多中央级的新闻单位都在 LX 省设有记者站,而一些不具备设立记者站资格的媒体就在 LX 省设立办事处、事业发展部等机构。还有一些媒体根本就未经任何机构批准,便在 LX 省成立了分支机构。

除省记者站等机构的记者持有正式的记者证外,其余那些“办事处”的记者站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证件。

但是,这些假记者纷纷想出可以吓唬那些被采访对象的办法。他们要么是花钱办个假的记者证,要么就是拿着工作证等证件去进行所谓的采访。

LX 省新闻出版局公布了一组数字:LX 省的假记者人数高达数千甚至上万,而这些假记者赖以生存的土壤,

就是 LX 省境内大大小小的矿井和一度层出不穷的矿难。

按理说,如果发生了矿难,小煤矿可能会害怕记者调查,但一些大型煤矿特别是国有煤矿应主动上报,而不是采取瞒报的态度。然而,事实上,不管是国有煤矿还是私人的黑煤窑,一旦发生事故,不仅负责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,还将面临着无限期停产的处理。而一旦煤矿停产,就将每天损失若干吨煤炭,就会有几十人乃至几百人失去生活来源,甚至会直接波及当地政府领导的乌纱帽。因此在 LX 省,无论大小煤矿,都对记者的调查心存恐惧。

刘东海曾给江天养讲过一个带有黑色幽默性质的故事:刘东海曾在某县采访,宣传部安排吃饭,同桌的就有两名假记者。刘东海一问,那两人居然连自己所在报社的名字都说得都不一样,甚至还把报纸每天出版的版面说成了 62 个版。刘东海一气之下告诉他们,不管哪家报纸所出版的报纸版数都是可以 4 整除的,因为不管大报小报都是 4 个整版为一个印张。然而,当地的宣传部长却在桌子下面使劲踢刘东海,直到吃完饭,那名部长才说,其实他也不知道那两人是假记者,但生怕招待不周,再把真记者招来,所以只能好吃好喝地招待,临走再送上几千块钱的“车马费”。

也难怪,LX 省的很多假记者实际都是一些真记者的情报员,专门负责向真记者提供新闻线索,因此假记者得以在 LX 省横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坐在床上想了半天之后,崔德贵给弟弟打通了电话:“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两个记者,用钱摆平他们。”

“如果他们不收呢?”

“我就不相信天底下有不吃荤腥的猫,既然闻着腥味儿来了,就一定是冲着钱来的。”崔德贵咽了口唾沫,“不过你要先搞清楚,这两小子是哪个媒体的。如果是真记者的话,就让你嫂子先拿出 50 万元,让这两小子自己分去;如果是假记者,也一人给两万元,敢出来打食吃的,就是牙口都长齐了的,千万别得罪。”

“那这边怎么办?还有 8 家家属没到呢。”

“你留两个兄弟在那边,把钱留足,一定要摆平所有的家属,你和你嫂子马上回 JY。”崔德贵的命令对于他弟弟和老婆来说,还是管用的,电话那边答应着,表示连夜就动身回 JY。

上课外班

24

儿子就读的小学重视素质教育,几年下来,孩子们确实轻松快乐,但是,当要升初中(俗称“小升初”)时,问题出现了。没有哪所示范中学会以素质教育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,主要看的是学习成绩。如果看大纲里的学习成绩也就罢了,事实上,一所中学越有名,升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越高,就越重视学生在课外学了什么,学到什么程度。

妻子开始了解小升初的情况。这一了解,她就被吓住了。北京那些一流示范中学录取的学生,许多已达到高中毕业所要求的英语水平;“奥数”更是重要的考核指标,虽然小学六年的大纲里根本没有“奥数”,虽然“奥数”对小学生的成长并没有好处……

父母的矛盾来了:我们到底是按照多年来信奉的素质教育对待孩子呢,还是让他去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,把他的玩乐时间都夺走?做父母的多数最终会选择后者。

在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情况下,中国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,不希望孩子“输在起跑线上”。没有几个父母甘心,或者忍心、放心让孩子随便进一所最普通的中学。于是,让孩子就读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。

我也认识特立独行的父母,认定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,不想让这样的教育毁了孩子,小学毕业就不再让孩子上学,而是在家自学。但是,我们没有这个勇气。

儿子从 2009 年年初开始上英语课外班。开始他有一些抵触,我们也有一些担心,怕压力太大,难度太大,导致孩子对学习反感。意外的是,儿子迅速进入了角色,他第一次上课就找到了乐趣,像学画画一样,把学英语当成了一种快乐的体验。有时,他正和我聊天呢,忽然就说:“我要做自己热爱的事业去了。”便去做英语题了。

学校开学后,儿子仍然上各种英语课外班。我因为做事快,得了个“方快手”的绰号,儿子也自称是“小方快手”。他对时间的感受也有了变化,时常焦虑,一回家就喊“作业太多,写不完了”,其实常常坐下不到一小时就写完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好,他太焦虑,和我一样。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英语课外班的内容,他会利用一切时间完成学校的作业,等放学回家,就可以学习英语了。老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,是课间的时候,别的同学都出去玩了,教室里就他一个人在写作业。

到 2009 年 12 月,整整一年的时间,儿子后来居上,先后考了“伦敦



作者 方刚

三一口语”四级、六级证书, BEST 第二级证书, PET 证书。同时,他还学完了《新概念英语》第一册和第二册,成为班上英语最好的几个学生之一。有的学生从三四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外班,也没有取得这样的成绩。

这件事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发:孩子的大脑空间其实很大,不学习就浪费了;课余时间被课外班挤占,不一定会让孩子丧失快乐,可以引导孩子把学习当成快乐的游戏;孩子需要大人的引导,父母多投入一些精力,孩子就可能少走弯路,以同样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四年级第二学期时,儿子被选为中队委,任学习委员。

儿子回家说:“女生都投了我的票,男生中有两人也投了我的票。”所以他当选了。

前面说过,儿子在三年级时开始“渐入主流”,能够在四年级当选学习委员,除了与学习成绩提高有关外,也和家人们的集体反映有关。

事实上,这几年里,无论是面对没能评上“三好学生”的挫折,还是面对一直没能当班干部的境遇,或者其他在学校中遇到的挫折,我都教育儿子:荣誉是身外之物,它只是用来激励我们更好地前行,有时荣誉太多还可能损害一个人。那些自己做得很出色、应该得到荣誉而没得到却仍然勇往直前的人,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人。

一方面,我们要鼓励孩子热爱荣誉,另一方面,我们又要提防荣誉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困扰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
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,总量占到了60%以上。
定制方法: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,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,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